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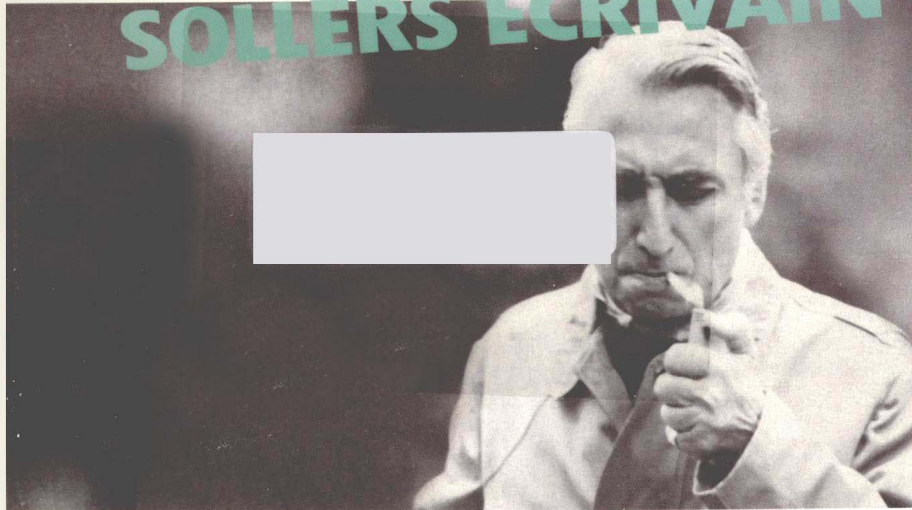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

【法】罗兰·巴尔特◎著
怀宇◎译

Roland Barthes

INCIDENTS
SOLLERS ÉCRIVAI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INCIDENTS
SOLLERS ÉCRIVAIN

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

【法】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法)巴尔特著; 怀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5

(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ISBN 978-7-300-15258-5

I. ①偶… II. ①巴…②怀… III. ①游记-作品集-法国-现代②日记-作品集-法国-现代③随笔-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3470 号

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

[法] 罗兰·巴尔特 著

怀宇 译

Ouyu Suoji Zuoia Suolaiers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30 mm×183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8.7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0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偶遇琐记

出版说明	/3	今晚在帕拉斯剧院	/138
西南方向的光亮	/8	巴黎的夜晚	/143
偶遇琐记	/16		

作家索莱尔斯

对话	/189	漠视 (1973)	/231
戏剧, 诗歌, 小说		当前情况 (1974)	/253
(1965—1968)	/194	波动 (1979)	/257
拒不因袭 (1968)	/224		
译后记	/262		

偶遇琐记

出版说明

把这些文章合情合理地放在一起，是为了在写作时抓住直接的东西而进行努力。因此，这里所做的工作，既不是理论研究，也不是批评性的提问方式（“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很清楚，这并不是因为罗兰·巴尔特曾经认为他有可能对方法、理论和意识形态一窍不通。但是在这儿，他在改变方法的同时，也建议读者与作者（本人）去“认同”——我们这里再次引用“长久以来，我早早入睡”^①这句话——更确切地讲是与他的“写作欲望认同”。“我把自己置于正在‘做事’的人的位置，而不再是

^① 见《语言的轻声细语》（*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313页。[译者补注：这是法国作家马塞·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Du côté de chez Swann*）开篇第一句话，而这句话在《语言的轻声细雨》第313页，是一篇文章的标题。]

放在就某事发表意见的人的位置：我不是在研究一种产品，而是在进行一种生产活动。我在话语之上取消话语。世界不再以一种客体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而是以一种写作的形式也即以—种实践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我过渡到了另一种知识类型（爱好者的类型）……”^①

有两部分未曾发表过的文字需要简单加以介绍。

《偶遇琐记》是对1968年至1969年在摩洛哥——主要是先在丹吉尔和拉巴特随后在南部的所见、所闻的记录和汇集。这部分文字当时都已准备好付梓印刷，并且罗兰·巴尔特是想在《原样》杂志上发表的。这是一种游戏：其目的完全不是摩洛哥本身，而是“传奇故事”——罗兰·巴尔特非常看重这种类型^②——例如，在摩洛哥的某种生活可以检验传奇故事的定义。因此，我们在此找不到罗兰·巴尔特对摩洛哥、对其人民、对其文化或对其社会问题思考的任何一种解释（这是必须立即避开的一种误解）。但是，把所遇到的事情即“偶遇琐事”写出来——撇开没有成型的各种性格或人物（无人物支撑的小说片断），也撇

① 见《语言的轻声细语》（*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325页。

② 同上书，370页。

*Incidents
Sollers écritain*

开叙事文本的任何连续脉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叙事文本具有一种“信息”）。这些“偶遇琐事”简直可以构成一部小说的结构，“故事性”从本质上讲，就是片断式的。这一点，也像是一种阅读指导，而且罗兰·巴尔特也希望这种阅读是间断的、活动的，如同短暂的快感。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曾在两处谈到这种文本。在“写作计划”的标题下，他写到：《偶遇琐记》⁹（短小文本，短信，俳句，笔录，意义游戏，一切像树叶一样落下的东西）^①。在“这意味着什么”的标题下，他写道：“一本相反的书有可能被这样构想：这本书能讲述无数的‘偶遇琐事’，同时禁止在某一天从中获得意义，这将正好是一本俳句书。”^②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实际上，体裁通常被对惊奇、对一体性的破坏、对不恰当性的一种特殊的注意锁定。偶遇琐事就是这种情况：它间接地落入那些规则中。

《巴黎的夜晚》是从1979年8月24日至9月17日期间，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写的，那时，他刚刚把《思考》

^① 见《罗兰·巴尔特自述》（*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法文版，153页。

^② 同上书，154页。

(*Réflexion*) 一文交给《原样》杂志，在那篇文章中，罗兰·巴尔特探讨了当他“主持一种杂志”时信心不足的情况。手稿上写好了题目，编好了页码，甚至——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包含着让主题更明确的某些说明。这就表明，手稿^①是准备在某天发表的。准确地讲，它不是日记，但——正像题目所指明的那样——却是构成罗兰·巴尔特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方面的唯一叙述。他从不在自己的家里度过夜晚时分，甚至连周末也不在家里度过。根据《思考》一文的介绍，这些日记曾被多次阅读过：“对于一种‘隐私日记’（作为作品）的辨析，只可能是文学性的——绝对意义、甚至是怀旧意义上的文学性。”^② 罗兰·巴尔特在此提出了四种“原因”：诗学原因——“提供带有写作个性、带有‘风格’（有人早就这么说过）、带有作者个人习惯用语的一种文本”；历史原因——“一天一天地把一个时代的痕迹、把所有混合的个体事物都分散成尘埃”；乌托邦原因——“把作者变成欲望对象，对于一位使我感兴趣的

① 这里所指的练习或第一个片断，从文章下文的一个附注中得到了证实：“一无所获的夜晚到此结束（1979年9月22日）。1）为了不浪费时间和尽快地摆脱备课；2）为了我的那些记录和在此后依据卡片写作一切。”

② 见《语言的轻声细语》，400页。

Incidents
Sollers écriture

作家，我想了解他的内心、他每天的造币活动、他的追求、他的情绪、他的顾虑”；情爱原因——以崇拜句子之人的身份去建构“不一定是‘美的’、但却是正确的句子的加工车间，不停地……按照……与激情极为相像的……一种情绪……去完善陈述活动的正确性”。现在，宽宏大量在该词各种意义上都难以做到，某些人便趁机抓住这里所说的情况，有时怀疑现代性之形式，有时则在欲望之中丧失信心。在上面所述之后，我们还需要假装不知道人们都很了解这种缺乏状况吗？在罗兰·巴尔特看来，在写作已经建立，在其已经成为写作之后，他不是那种在陈述活动的危机面前退缩的人。正因如此，这些文章即便从伦理学上来讲也是出色的。

F. W. ①

① F. W.：应该是罗兰·巴尔特的朋友和出版责任编辑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的缩写。——译者注

西南方向的光亮

13 今天，是7月17日，天气晴朗。我坐在长凳上，出于好奇，便像孩子那样眯起眼睛，我看见一株花园中常见的雏菊随意地横在前面公路另一侧的草地上。

公路如一条平静的河水向前延伸。公路上不时驶过轻骑摩托车或拖拉机（只有此时才出现真正的农村的声音，这些声音最终也像鸟的歌声一样富有诗意。由于稀少，这些声音更突显了大自然的寂静，并赋予其一种人类活动的标志），它一直通向村子远处的住宅区。这个村庄虽然不大，却总还有几处偏离中心的宅第。在法国，村庄难道不总是某种矛盾的空间吗？在法国，村庄都不大，却集中，且延伸很远。我的家乡很典型，它只有一个广场、一座教堂、一家面包店、一家药店和两家杂货铺（如今，我应该

*Incidents
Sollers écrit à la main*

说是两家自助商店)。不过,就好像执意要打破人文地理的表面规律那样,它还有两家理发店和两位医生。法兰西是一个可以用大小来谈论的国家吗?从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看,我们更应该说:它是一个多方面都很复杂的国家。 14

这些画面,依照我们把握它们的感知层次变化着,我的西南方也在以相同的方式延伸。就这样,我主观地感知到三个西南方。

第一个“西南方”极为广阔(四分之一法国那么大),一种顽固的连带意识本能地为我指明了它(因为我并未完整地参观过):来自于这个空间的任何消息都以个人的方式触及我。仔细想来,这作为整体的大西南方,对我来讲,似乎就是语言,而不是方言(因为我不会任何奥克语)。但是,这种语言带有地方乡音,因为西南方的乡音无疑影响了我幼年时的说话声调。在我看来,这种加斯科尼乡音(从广义上讲)和南方的乡音(即地中海一带的乡音)是有区别的。在当今法国,加斯科尼乡音具有某种值得骄傲的东西:电影方面的(雷米,费南代尔)、广告方面的(食用油、柠檬)和旅游方面的民俗性创作,均坚持采用这种乡音。西南方的乡音(也许更沉重,更不易于歌唱)无法用现在使用的字母来书写。为了显示自己,它只出现在对橄 15

榄球运动员的采访之中。我自己也没有乡音。不过，我小时候还是有点“南方味”：我说“Socializme”，而不说“Socialisme”（谁知道会不会产生两种“社会主义”呢？）。

我的第二个“西南方”不是一个地区，而仅仅是一条线，一段经历过的路程。在我从巴黎出发驱车（我已无数次做过这种旅行了）经过昂古莱姆市时，一个信号告诉我，我已经进了家门口，进入了童年时的故乡了。路边一小片松树，院内一棵棕榈，低低的云在地面投影出一副活动的面孔。于是，西南方高贵和妙不可言的灿烂光亮开始了。这种光亮从不灰蒙、从不浅淡（即便太阳不放光彩），它是一种宇宙之光，不由借以影响各种东西的色彩（就像在另一侧的南方那样）来确定，而是由它赋予大地的极适宜居住的性质来确定。我只能这样说：它是灿烂的光亮。应该在秋天（这是这一地区最好的季节）来看这种光亮（我几乎想说，来听这种光亮，因为它是富有音乐感的）。它是液态的、辐射的、令人怜惜的，因为它是一年中最后的美丽之光，它照出了每件事物的差别（西南方是小气候地区），它使这一地区抵御所有庸俗、所有群居行为，使它无法随意简单地一游了事，并揭示出其内在的高贵性（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是一个特征性问题）。在对此大加赞扬的时

*Incidents
Sollers écrivain*

候，我无疑是小心谨慎的：西南方的天气，就从来没有令人讨厌的时候吗？当然有，但对我来说，那不是阴雨天或暴雨天（尽管这种时候很多），也不是天空灰暗的时候。在我看来，光亮方面的意外不产生任何忧郁。这些意外不影响“灵魂”，只影响躯体：有时身上湿漉漉的，甚至带有绿色的脏东西，有时则被西班牙方向吹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这种风使比利牛斯山变得既显得很近又带着点怒气。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的疲惫最终包含有某种令人快活的东西，如同每当我的躯体（而不是我的目光）出现紊乱时所发生的情况。

我的第三个“西南方”更小：这便是我度过幼年而后又度过少年暑期的城市（巴约纳市），是我每年都回来探望的村庄，是连接这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我为了去城里购买雪茄、纸张或去火车站接朋友而无数次经过的地方。我有几条公路可走，有一条较长，它绕行田野中心，直穿贝亚恩城（Béarn）与巴斯克地区的交汇地带。另一条是美丽的乡间公路，它沿阿杜尔河（l'Adour）岸的山脊线蜿蜒攀爬。在河的另一侧，我看见一条林带绵延不断，越远越葱郁，那便是朗德地区的松林。第三条公路是新修的（就是今年），它傍依着阿杜尔河左岸。除了行程快捷之外，这条

17

路没什么用处，只是有时在某一段时间内，由于河宽水缓而招来某个水上俱乐部的点点白色帆影。但是，我所喜欢和经常愿意赋予乐趣的公路，是那条沿阿杜尔河右岸而伸展的公路。它原先是一条纤夫用的小道，沿途是农庄和漂亮的屋舍。我喜欢这条公路，无疑是因为它具有自然性，因为唯西南方才有的这种极富有高贵与随和的搭配。我们似乎可以说，与其对岸的竞争对手相反，它仍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它不是一条只求实用有效的交通路线，而是类似一种可带来多种感受的某种东西。在这种感受中，一种连续的场面（阿杜尔河是一条人们知之甚少的美丽的河流）与对于先辈的实践（跋涉的实践、缓慢而有节奏地深入景致的实践）的回忆同时出现，而这种景致的各种比例从此也就发生了变化。在此，我们又回到了开始时说过的情况，即回到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所具有的打乱明信片僵化特征的那种能力：不能过分追求拍照效果。为了评断，为了喜爱，必须来此逗留，以便浏览由不同地点、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和不同光亮交织而成的整幅图案。

- 有人肯定会说：您光谈天气，光谈模糊的审美感受——不用说都是纯粹主观的感受，可是，人呢？人际关系呢？工业呢？商业呢？存在的问题呢？尽管您是位普通

*Incidents
Sollers écrivain*

的外来住户，您就对这些毫无感受吗？——我是以我自己的方式即以我的躯体进入现实中的这些地方的。而我的躯体，便是我的童年，便是历史所造就的那个童年。这种历史赋予我一种外省的、南方的和有产者的青少年时代。在我看来，这三方面的成分是不易区分的。在我看来，资产阶级便是外省，而外省便是巴约纳市。（我童年时的）农村在巴约纳的腹地，那里是可供游览、参观和搜集故事的网系。于是，在刚记事的那个年纪，我就只记下了那些“主要的现实”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噪音、路途、光亮，总之，一切现实中无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和后来只构成对往事回忆的东西（剩下的便是我在巴黎度过的童年：由于物质匮乏，可以说，这段童年只保留了关于贫困的一般模糊概念，而对当时的巴黎则“印象”极淡）。我之所以这样说西南方——就像记忆把它折射在我身上那样，是因为我相信茹贝尔^①说过的一句话：“不应按照感觉而应按照记忆来表白自己。”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作为进入现在社会学知识和政治分析予以关注的这一广阔地区的敲门砖。例如，在 19

^① 茹贝尔（Joseph Joubert，1750—1824）：法国伦理学家和随笔作家。——译者注